

博物馆之旅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甲午勇士 从这里走出

□石伟

12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到曾经孕育了因甲午海战而名留青史的第一代中国海军将士曾经就读的马尾船政学堂旧址,寻访那些在电影和教科书里给我们留下难忘记忆的勇士身影和故事。

从福州市市区驱车沿闽江一路向东,不过30分钟就来到福州马尾开发区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这是国内唯一以船政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车抵馆前,两艘乘风破浪的巨大舰造型迎面矗立,寓意这里曾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彰显着这个博物馆在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和海军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当年马尾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打造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更走出了120年前甲午海战的一批骁勇战将。

我们要探访的那些将士和他们的故事在展馆五楼。这里集中展示的是中国近代史四大保卫战中的1874年台湾保卫战、1884年中法甲午海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等。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尊尊栩栩如生的雕像,静静地述说着昨日的历史。

女馆长吴登峰在这里工作了9年,她对这里的500多件文物和故事都能娓娓道来。墙面上,一张《甲午海战船政毕业生参战人员情况》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祖珪……这些在书本上和电影里曾经熟悉的名字一一闪现眼前,在馆长的介绍下,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连天的战场。

这张46人的参战名单分属驾驶与管轮两个专业。甲午战争中,从船政学堂走出的这些毕业生都是各舰主力,分别担任管带(舰长)、大副、机务等职。1894年9月的黄海之战中,我方12艘参战军舰的14名管带中,有10人是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其中4人在海战上阵亡,3人随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甲午之战中,从马尾船政学堂参战的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等人的殉国,不仅意味着一代海军英才的陨落,同时也击碎了一代人的海军梦想。甲午海战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也再没经历过大规模的海战。

“这张照片拍摄于1899年,当时清廷重组水师,甲午战争中幸存的官兵在天津重新聚首。”参观中我们巧遇北洋水师名将萨镇冰后裔萨本辉,这位81岁的老人退休前是福州市闽侯六中的数学教师。他指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说,照片中这两位海军将领分别是他的外祖父叶祖珪和叔祖父萨镇冰。

叶祖珪是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靖远舰”的管带。1894年9月的黄海战役中,旗舰“定远”因桅旗折断而指挥失灵,叶祖珪当机立断,升起“靖远舰”令旗发出集结信号,使舰队重新列阵与日军决战。而萨镇冰曾任“康济舰”管带。1895年1月甲午海战最后阶段,日军从海陆同时进攻北洋水师“大本营”刘公岛,萨镇冰奉命率30余官兵守卫渤海湾口的日岛,经过11个昼夜鏖战,直至弹尽炮毁,接到提督指令后方才撤离。萨本辉告诉我,叶祖珪与萨镇冰既是福州同乡,又是船政学堂同窗。甲午战争之后,为挽救危局,慈禧召见叶祖珪与萨镇冰并分别赏加提督和总兵之衔。此后两人担负起重组北洋水师的重任,为中国海军复兴再度点燃火种,而叶家和萨家三代中都有多人服役于海军。

“尚望舟师能再振,海表一扫捍岩疆”。走出博物馆,萨镇冰逝世前写下的诗句仍萦绕在耳边,诗句中表现的这位船政学子对无边大海与飒飒雄兵的殷殷期盼,不正是今日国人所戮力以求的梦想吗?作为有着1.8万公里陆地海岸线和1.4万公里岛屿海岸线的中国,今天的海洋安全比任何时代都重要。当年的船政学堂旨在振兴海防,船政学子志在海军强国,今天我们的缅怀,正是为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耻辱和纪念曾经浴血卫国的将士,确保国家海疆的长治久安。

又是甲午之年。回顾120年前那场历时八个多月的中日战争,以及随后半世纪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悲惨历史,绝不能简单表达激愤,而应伴以理性的深层次思考,将历史灾祸作为现实启迪。

落后就要挨打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与日本曾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有着同样的挑战和机遇。19世纪中叶的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打破国门出现严重民族危机,此时日本也遭遇美、英、俄的入侵和军事威胁。日本却依附西方并挤入其行列,以侵略战争方式打压周围邻国,按其国内的“启蒙之父”福泽渝吉所鼓吹的那样“脱亚入欧”。如今,福泽渝吉的头像仍印在日本面值最大的1万日元的钞票上,表现自明治时代至今今天的日本,虽其口喊“同文同种”、“大东亚共存共荣”,心中却以西方白人自居,只是那张黄皮肤无法改变,由此被人斥责为黄皮白心的“香蕉帝国主义”。

当年中日两国理念的差异,使双方走向一强一弱的道路。回想2000年夏天,笔者作为赴日的中国军队代表,曾来到其最大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考察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建立了一座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碑文认为强手入侵本国是给自己带来追赶强手的契机,笔者深感这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警之处!

笔者曾参观过广东虎门的纪念馆,里面强调是“入侵”和“抵抗”,但我却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日本的大门时,日本以维新变法和挤入列强阵营的方式,避开破坏而抓住了建设机会。中国清王朝挨了英、法痛打仍坚持“祖宗之法”,建立新式海军并为陆军装备新武器等于向枯树上嫁接新枝,洋务运动三十年间没抓住建设的机遇,随之便遭受更大的破坏。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个腐朽的纸老虎,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都处于绝对劣势。此时日本铁路长度达3500公里,中国只有470公里;日本轮船总吨位16万吨,中国仅有2万吨。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虽然只有7000万日元(折合5000万两白银),只相当清廷的三分之二,开战后几个月就能靠政府积蓄、发公债和民间捐献等方式筹到2.2亿日元(合1.5亿两白银)战费。清朝因财政收入大都用于养活寄生阶层,开战后仅筹集到4000万两作战费用。此刻双方“硬实力”的对比已是日强日弱,在“软实力”方面的差距更悬殊,这决定了清军在陆、海两个方面都一败涂地。日军在战争中付出的损失极小,战死仅1500人,勒索到的赔款和战时掠夺的物质扣除战时消耗还净赚了2亿两银子。

□徐焰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捞到了靠扩张崛起的“第一桶金”,也从此走上侵略之路,直至50年后战败被迫吐出了此间抢夺的赃物,最终在废墟上抛下7000万饥饿的国民。中国在甲午战争后沦入更深重的半殖民地深渊,列强争相参与瓜分,一时山河破碎几近亡国,名符其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过这也催唤起国人从此走上变法、革命和进行抗日的民族解放之路。

沉梦醒自甲午

甲午耻、屠城恨,百多年来的中华思之心头总在作痛。不过人们也应看到,在近代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伤害,也带来最大觉醒。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总结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

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大多还迷信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大败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少数头脑清醒者如郑观应写《盛世危言》,前提还是承认清朝仍是“盛世”,其实此时中国不仅同西方的差距继续拉大,近代化进程也日益落在日本之后。

1890年日本军官全部实行军校培训并消除了士兵的文盲,此刻中国士兵绝大多数还目不识丁。清王朝及军队多数军官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昏聩和战法拙劣,既是政治、军事体制的原因,也是封建性的愚昧军队对抗近代化军队时必然出现的结果。

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身缺陷,日本作为历史上中华文化的附庸而恰恰相当于中国的影子,华夏儿女通过甲午之败恰好直观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此战败后,中国人才心悦诚服地向外学习,而且首先向日本学习。20世纪初,中国掀起第一次出国留学潮,主要目的地又是东洋,其中包括国民党多数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许多留日学生不仅学到新思想并在回国后成为救亡先锋,日语还成为现代汉语引进外来词汇的主要渠道。中国的变法、革命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又是以日本为坐标开始进行。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



甲午之年的反思

一首歌的启示

□舒健

甲午战争时期的很多往事,对于经历者来说往往是锥心之痛。著名作家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曾回忆地的父亲谢葆璋的话:“那时堂堂一个中国,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谢葆璋说的这件事,是指清政府购买的四艘巡洋舰在英国和德国建成后,于1887年派人前往接收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当时,谢葆璋作为北洋舰队“威远”练习舰的实习学生,参加了这次在海外的接舰活动。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谢葆璋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著名的黄海大海战。

用《妈妈好糊涂》代替大清国歌显然是巧合,迄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国乐队是故意行为。但是,历史的幽默在于,当时清王朝统治者沉湎于“天朝”与“盛世”的自我陶醉之中懵懂度日。

《妈妈好糊涂》本来是一首普通的民乐,但是当它与一定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象征意义。很多人对这首民乐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这件事除了谢葆璋的这段回忆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确切证据。

我跟音乐界特别是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史的人谈起此事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首中国民歌——《妈妈娘你好糊涂》。后来,这首曲子可能被法国传教士带了回去,并在西方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当然,此事还有一个疑惑之处:1878年,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后,因清政府没有制定国歌,他曾先后自己动手创作编排了《普天乐》和《华祝歌》。据考证,这两首歌曲都曾作为中国国歌在英国公开演奏过。那么,乐队为什么没有选择奏这两首歌曲呢?却又是一桩悬案。

更为巧合的是,在《妈妈好糊涂》乐声中交接的北洋海军军舰名为“致远”和“靖远”。当时,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等人率数百名官兵,前往欧洲接收军舰。12年后,甲午战争爆发,“致远”舰沉没,全舰2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

120多年以后再忆起这些人和事,不免让人唏嘘不已。中华民族最幸之事,是在无论多么糊涂、荒唐的时代,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总有人挺身而出,无畏牺牲。这些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缅怀。但是没有整个民族的觉醒与进步,仅靠少数人的流血牺牲,挨打受欺凌却不可避免。正是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才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敖蓉 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

